

[往事钩沉]

# “包罗”印象

南丰后人



▲玉米 图片来源于网络

某个星期天,我们一班老友到乡村农家乐游玩,甫一坐定,老板就笑眯眯地说道:“我家自产的‘嫩包粟’刚刚煮熟。”我的脑海中顿时生出——“热气腾腾的玉米棒子,馨香扑鼻,鲜嫩爽口”的印象。没料到,前些年还有点嫌土气的玉米,如今却成了大家的抢手货,真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话。

在我祖传的方言中,玉米一直就被叫做“包罗”(容我以下都这样称呼)。有学者统计,我国方言中的玉米有一百多种不同的称呼,比如有称作苞谷、玉蜀黍、珍珠米、苞米棒子等等,如今走遍天涯海角,“包罗”都可以有。虽然不能说“包罗万象”,但“包罗”在我的印象之中,记忆犹新。

说实在的,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前,农户大多在温饱线上徘徊,“包罗”是农家粮食的重要补充。小时候,偶尔也有和小朋友们去偷摘生产队“包罗”的经历,我们有意选在偏僻处,点上一堆篝火,“包罗”棒子只在火堆上翻转烤几下,便津津有味地咬开了,哪里还顾得上半生不熟、黑污满脸呢。当然,到

了“包罗”成熟,生产队集体收成之后,我们就大模大样地走进“包罗”田里,去选折“包罗”秆当甘蔗了,直啃得嘴破腹圆方才罢休。

如果是集体去砍“包罗”秆,还可以攒得工分。有时季节不等人,生产队长便下一道指令:大家利用晚上时间集体去听“包罗”秆,记半天工分,外加一顿夜宵。其实,半天的工分并非吸引人之处,因为那时一天的工分,至多分给几毛几分钱,而打牙祭的一顿糯米饭夜宵,让社员们垂涎欲滴。于是乎,生产队男女老少齐动员,连放学回家的我们也要被父母赶去劳动,还一再叮嘱,家里晚饭可别吃得太饱啊。集体的力量是无穷的,即使月黑风高之夜,用不到一个时辰,“包罗”秆就会被全部斫倒。

正当我中学毕业那年,我还在生产队代理过“小会计”。本来是我姐姐当会计,因为出嫁了,生产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于是,我在老会计的帮助下挑起了这副重担。印象最深的是年终分红结账关口,那年冬天特别的冷,我坐在老家边屋里拨拉着算盘,“包罗”好像是几分钱一斤,按照一家一户人口和一年赚的工分来分配,财务账上要精确到几角几分,少了,自己又不能填补,算多了,年报又算不平,这可是财务之大忌。在屋瓦漏风的一个个夜晚,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才把生产队几千斤玉米分配下去,打算盘的手还生起了冻疮,由此,我对“包罗”又心生几分敬畏。

随着大田分到户、自留地可以放手开发的时候,我又开始和“包罗”亲密起来。“包罗”是不会嫌贫爱富的,就像儿不嫌母丑一样。等到麦子收割,整理好一弄一弄的地块,开始点播“包罗”种。青苗渐渐钻出了地面,我就三天两头去查看出苗情况,某株有多余的,就给它间苗,用做某株补缺苗,然后,锄草施肥,期盼丰收。那一年,我家“包罗”果然是个丰收年,沉甸甸的“包罗”一担担的往家里挑,差点把扁担和绳索压断呢,几天时间,“包罗”堆满了一屋。之后一日三餐把“包罗”当作主粮吃,实在吃腻了,就分给家禽家畜,剩下的就把金黄色的“包罗”棒挂在房檐下,做了乡愁的代言。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在浙西的大山坞里工作,驻村搭饭在一位叫“黄狗”的山民家里,一天三餐都是“包罗”主打,真有点难以下咽的感觉……

新千年以来,经济发展了,大家的生活改善了,想吃有什么有什么。高脂肪、高蛋白的佳肴变得人们不敢多食,而烤、炒、炸、煮的“包罗”又成了大雅,它堂而皇之登上高级酒店宾馆。在“包罗”代饭的年代中,许多缺粮吃口重的家户,“包罗”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生态营养的“包罗”也伴我度过了难忘的少年时光,难怪,我对“包罗”还是一往情深,只是现在不把它当作主食罢了。

如今,家里隔三差五地从市场上买一些“包罗”,偶尔也烧一顿“包罗”粥,或者在蒸饭的时候加一些“包罗”米,甚觉清心舒畅。其实,“包罗”一直被父老乡亲种植享用着,它一如既往地做着自己的本分,说它老土,说它廉价,说它开胃美容,都不是“包罗”的错,它就是一种平平常常的植物,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的人们。

[馨香一瓣]

## 幸福的吴家村

郑志福

初秋的下午,阳光还是那么热烈,照在脸上火辣辣的。我小心地驾驶着汽车,按照导航提示,沿着蜿蜒而狭窄的山路,向吴家村挺进。

这是我第一次去吴家村,虽是同一个县域的人,但我老家住在县域东部,而吴家村位于县域西部的球川镇,加上我在镇上没有亲戚和朋友,所以对球川镇20个行政村的地理位置、本土文化、风土人情并不是十分熟知。启程之前,我特意通过百度和朋友了解到吴家村位于球川镇的西北部,距县城17公里,总人口863人,279户,有吴家、山头、天井坞三个自然村组成,区域面积4.91平方公里。这里气候宜人温润、风景秀丽、古树成荫。

经过了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我来到了吴家村,映入眼帘的是整洁的村道、林立的楼房、郁郁葱葱的山林。我将车子停在村文化礼堂的停车场,村党支部书记林国华早早便在礼堂门口等候,他高高瘦瘦的身材,脸上总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亲和力超强,让人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林书记给我泡了一杯龙顶茶后,滔滔不绝地与我聊了起来。

近年来,村两委班子积极挖掘吴家村灿烂的爱情文化,借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对新安江移民夫妻在山头自然村种下的两棵无眼果“夫妻树”为依托,先后分别将一对古枫香树、古栎树、古杜仲树命名为“夫妻树”,两座麒麟山命名为“夫妻山”,连水田里种的杂交水稻也是一行公本、一行母本,充分彰显了吴家村这一具有独特力量的原土爱情文化。为了让我近距离感知吴家村的爱情文化,林书记带我参观游览了村中的“夫妻山”、杂交水稻田、“夫妻树”“爱情公园”“怡人亭”等景点,充分感受“柿枫古韵,怡人吴家”的风土人情。

23年来为公婆剪指甲、洗头的“最美”人物雷春香;平时孝顺为先、与人和善的“闺女”型好媳妇王素贞;青年才俊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吴国峰、浙江大学物理系理学博士叶全林……通过文化创新驱动幸福指数的提高,进一步增强了村民的法纪观念、文明道德意识,引导他们讲文明、树新风,懂得尊老爱幼、相亲相爱、和睦相处。

为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吴家村高质量发展。村两委以“产业振兴、绿色发展、法治建设、乡村文化”为主题,积极争取项目,先后投资200多万元,修复了1万多米的农田灌溉设施,促进农业增收;发展“爱情主题旅游”项目,让更多人了解爱情文化的故乡;新建文化活动中心、便民服务中心,丰富村民文化娱乐活动。

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村里还投资180万元入股轴承小微产业一期工程,共建厂房用于出租,预计可增加村集体年收入达6万元。同时,还专门设立了扶贫车间,帮助贫困村民脱贫致富,不断增强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昔日的穷山村正逐渐蝶变成今朝的幸福村。



▲农村日子越过越红火 图片来源于网络

[灯下漫笔]

郑忠信

## 城里的钟声

百里金川,泽润常山。下游的北岸便是老家,门前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宅边是杨柳依依的池塘,屋后是篱笆围成的小院。平素鸡犬之声不绝,夏日里更是蛙声连片、蝉噪不断。上游的南岸是县城,老家与之相距约十公里,步行需两小时。小时候管进城叫上街,次数少之又少,印象最深的不是琳琅满目的商品,也不是令人垂涎的美食,而是从文峰塔旁传来的钟声。

初遇钟声,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金川两岸,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民也有了些许自由支配的时间和农副产品,上街做些小买卖日渐增多。经不住自己的软磨硬泡,遂有幸与大人一同上街。当时的县城规模较小,主要集中在展衣山以东、白马河以西、常山港以南和南门溪以北地势稍高的区域,塔山刚好处在县城的南缘。整个县城呈一纵两横双环的大路网架构:红旗街、大街和胜利街自东向西纵贯县城,此为一纵;南北向的解放街(横街)和清河街横穿县城,此为两横;外围的环城南路和环城北路即是双环。就是在弹丸之地,当一当一当的钟声嘹亮清脆,穿过苍松翠柏,穿过里弄舍巷,穿过车流人潮,迫入耳内,震颤心房。彼

时,塔山上恰好办有常山一中,一口状如早年小孩站桶的铜钟专司作息时间而发布声音信号,据说城里的机关单位亦共享。这钟声日复一日,年又一年,深入人心,已然成为市井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这钟声昂扬激越,四处奔突,似乎要挣脱,又象在坚守。可电铃的到来,让它彻底归于沉寂,先是安放在塔山上的学校科学馆厅内,后被陈列在档案馆内,作为文物收藏。

再遇钟声,已是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只不过这不是塔山上那口铜铸的,而是耸峙在邮政大楼楼顶的时钟发出的更为震撼的报时的声音。这声音不再源自塔山及常山一中,而是随着县城框架向东、向南和向北不断拉开发生了位移。彼时,在老城的东南北三个方向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渡口、江滨、竹园、梅园、桑园、桃园、城南和紫港等小区,原来的解放街和环城路分别更名为定阳路和天马路,新拓的文峰路始于文峰塔下(后贯通交于城西的人民路),越过白马河直抵三里滩。位于文峰路与梅园路交叉口的邮政大楼虽不是当时的新地标,但与当时的新地标——电力大楼近在咫尺,自然是城市钟楼的不二之选,利于形成城市景观的双塔效应。整点报时时,钟声

的声场更加强大,即便在从塔山上迁至西阳山麓的常山一中,哪怕隔着东明山和东明湖,依然清晰可闻,与孩子们的追梦旅程携手并肩,不离不弃。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这钟声见证了一九九八年世纪大洪水的肆虐以及灾后城防工程的陆续崛起,这钟声见证了占祖亿老人舍身救人的壮举以及良善之城的好人辈出、英雄“逆袭”,这钟声见证着常山从内河时代步入跨江发展的格局,城市的框架就如不断蔓延的声波,不断拉开,做大。

二零一七年二月,投资五亿多元的常山一中新校区在城东的富足山正式启用,高端大气的欧式风格建筑自不必多说,单单那一柱擎天的钟楼就引人无限遐思。历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塔与钟合二为一,在空旷的校园里矗起一座文脉传承的不朽丰碑。有时候忍不住在朋友圈和微信群晒一晒钟楼的美照,不论是在老校区还是新校区毕业的学子,都会不约而同地来一句“好怀念以前的钟声”!是啊,城里的钟声早已不分校内校外,早已不是单纯物理空间的声波震动,而是被赋予了无限的精神内涵,越是远离,越往心里。